

己亥已去,迎来庚子。自从父亲去世后,我就再也没回老家过过年。今年,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,我就更难回去了。本命年又没吃到老家的年夜饭,尤其是炒猪脸,心里怅然。

老家年猪杀得早。一进冬月,选个黄道吉日,村里陆续续续杀年猪,很少有人家到了腊月才杀的。腊月三十那天,各种腊肉就成了团年饭的主菜,这其中,必不可少的就是炒猪脸。

炒猪脸前,要先把猪头洗干净,这过程颇费工夫。腊猪头熏了一个多月,黑黢黢的,上面沾满了草木灰。先用刨子或刀将表层的灰刮干净,露出金黄色的皮,再用火烧,一来烧去残留的毛,更重要的是猪皮烧过之后味道更佳。烧好洗净接下来就是炖。老家人说炖,在我看来是卤,用草果、八角、桂皮、茴香、杜仲(树皮)来卤,香料远不止五香。

年猪杀了之后,所有肉都要腌制。一般而言,用盐腌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了,我家则再加入花椒粉和木姜子粉,花椒和木姜子都是自家种的,用搥钵舂成粉末。腌制10天,挂在火塘屋的房梁上,下面点火,开始烟熏。老家人不叫熏,叫炕,炕比熏更能体现时间的延续性。炕腊肉的木料很有讲究,大多数人家用柏树枝,这种树燃起来烟里有一股清香,我家则用橘子树枝,它的烟不仅香,而且微甜。所有这些调料的使用因人而异,没有一定之规,但有一个规矩是不变的:做猪头的时候,一定要让猪嘴咬住猪尾巴。

小时候我不懂这到底有何深意,父亲解释说:“时间是一个首尾相连、无限循环的过程,年年接年头,年年尾接年年。”见我对此有兴趣,父亲教会了我干支纪年法。十天干配十二地支,六十年一个周期。六十一甲子,九转一轮回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时至今日,我家仍保留着过农历生日的传统。以前有人问我生日是哪天,我就会说甲子年二月廿七,听得人一愣一愣的,我还得解释:1984年3月29日,换算成农历是二月二十七。其实这是不准确的,干支纪年跟公历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。我有个同学,生于1985年1月19日,每次填表,属相这一栏他填鼠,老师却说他填错了,要填牛。他当然是对的,他出生那天是甲子年冬月廿九,十二生肖对应的是十二地支,和公历无关。

按我们老家的规矩,猪头炖好后不能立即食用,要先祭祀,老家人叫敬菩萨。将咬着尾巴的猪头和两杯酒装在一个大盆或托盘里,猪脑门上插一双筷子,先从“家先”敬起。家先就是神龛上贴着的各种神位,红纸黑字,中间写着“天地国亲师位”,右边是“九天司命太乙府君”,左边是“××堂上历代祖先”。××是堂号,比如我家的是“紫荆堂”,相传先祖曾救过一位没落皇帝的性命,将他藏在一棵紫荆树下才幸免于难,该皇帝赐紫荆堂。敬菩萨的时候,要点两支蜡烛,三炷香,烧一堆纸钱,纸钱快要烧完的时候,将酒倒在上面,敬菩萨的人要磕三个头或者作三个揖。等家先们“吃饱喝足”,再端到户外,依次敬土地、山神,如果附近有河流,还要敬河神,有古树的敬树



年年年尾接年头

田冯太(土家族)

神。我家附近没有河流和古树,但有一个大溶洞,所以我家敬洞神。敬完这些菩萨,再敬牲口圈,我父亲说敬的是姜子牙。

传说,姜子牙封完神,准备离开的时候,他的老伴儿马氏来讨要神位,姜子牙不允,马氏死缠烂打,姜子牙拿出打神鞭,怒吼:“瘟神,还不速速离去!”马氏不懂姜子牙的方言,不知道瘟神是骂人的话,以为给她封了神,欢天喜地地走了,去人间享受香火。后来她知道了瘟神并不是神,恼羞成怒,你不是说我是瘟神吗?我就让牲口遭瘟。一时间,人间的牲口病死无数。姜子牙得知后,亲自守护牲口圈。后来,人们就在牲口圈上贴着“姜子牙在此”的字样,吓唬马氏,保六畜兴旺。我家的牲口圈上就一直贴着这样的字条,跟家先一样,也是红底黑字,一贴一年,腊月三十敬菩萨的时候撕下旧的换新的。也有人家为了对姜子牙表示尊敬,贴的是“姜太公在此”。父亲说,名字就是用来叫的,神灵并不认为直呼其名有什么不敬之处。

敬完姜子牙,回到厨房,敬灶神。父亲说灶神是一家之主,我深表认同。民以食为天嘛,食物需要在灶上进行加工。

小时候,每逢过年,我都喜欢跟父亲一起敬菩萨。后来学习了《文化人类学》和《民族社会学》,我认为,土家人的祖先崇拜和万物有灵思想是极好的,体现了我们的敬畏之心,敬畏天地祖宗、敬畏大自然,并在逢年过节的时候通过敬菩萨的方式聊表感恩之情。在土家人眼里,山川河流、一草一木都是有灵性有温度的。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学精神?

敬完菩萨,就该“灶神”大显身手了。炖过的

猪头只需轻轻一撕,就骨肉分开了,省去了艰难的剔骨环节。将猪脸切成片,跟新鲜蒜苗和腌好的酸辣子一起炒,极美味。这美味是天成的,非人力能及。除了前文提到的各种天然香料,蒜苗经过了霜打雪压,格外好吃,腌酸辣子的辣椒也是经过了精挑细选的,必须是入秋后被霜打了依然坚强地活着却再也长不大的辣椒,绿色和酱色混搭,怎么也红不透。这种辣椒个头不大、较硬,腌上一两年也不会变质,吃起来脆生生的。

正月初一早上,那位总得解释自己属鼠不属牛的同学打来电话拜年,按照惯例,开口第一句话是“年过得闹热啊?”老家人不说热闹,说闹热,热闹显得轻浮。我说:“这个年怕闹热不起来吧?”我说的是实话,面对灾情,哪有闹热可言?他顿了顿,说:“我这几天哪里都没去,拜年都打电话。该敬的菩萨都敬了。我们村没人得这个怪病,我相信以后也不会有人得。”我劝他不要大意,要保重,但我打心眼儿里认可他的信心。

按照我同学的说法,这次疫情的发生,是因为我们一不小心触怒了哪位菩萨。是的,万物有灵,在我看来,“菩萨”是一个语言学符号,它的所指则是天地间的万事万物,当然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敬畏天地祖宗,敬畏大自然,就是尊重天地间的平衡关系。敬畏并不需要仪式,疫情期间不聚会、不走亲访友、不凑热闹、出门戴口罩就是敬畏。敬菩萨是一种仪式,是感恩的表现。老祖宗创造了年年年尾接年头的历法,阐明了农作物的种植规律,我们庆丰收、敬菩萨,是对这种智慧的感恩。疫情退去后,我们也需要一个仪式,向所有认真应对本次疫情的人感恩。

十三四岁的时候开始,我就向往外面的世界,总是望着围在县城周边的远山发呆,想象山的外面该是什么样的天地,梦想有一天从家走出去,而且走得越远越好。这是一个从未远走过他乡的少年的好奇,也意味着一个男孩开始长大,渴望能够早早走向独立的人生。

不久,“文革”中受到冲击的父亲带着全家到农村插队,我留在县城继续完成初中学业。这样,我第一次离开了家,过上了寄宿生的日子。

离开了家,我像是一只飞出笼的小鸟,尽情地享受没有父母监督和管教的快乐。那是一个动乱的岁月。当时可以读到的书籍、能够看到的电影和经常听到的故事,大多都是革命战争的内容,加上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洗礼的父亲潜移默化影响,英雄情结急剧在我幼小的心中膨胀起来,整天幻想着去加入解放军,做像董存瑞、黄继光那样的战斗英雄,壮烈地牺牲在英勇杀敌的战场上。我总是处于热血沸腾、心潮激荡的状态,以致寝食难安。成年后才想明白,我的所谓神经性高血压,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形成的。

13岁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,我为被囚禁在县委大院里的父亲送晚饭,当我穿过造反派的层层把守把饭盒递到父亲手中的时候,一个看守父亲的造反派从我的手里一把夺过饭盒,打开盖后用筷子在饭菜里反复挖掘翻弄,唯恐漏掉什么蛛丝马迹。此情此景,委屈和愤怒涌上我的心头,泪水夺眶而出。我不想让受难的父亲看见我在流泪而难过,迅即把头扭到外面。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出那间屋子的,只记得出来的时候,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县委大院对面是驻军部队的营地,在昏黄的路灯下,平时显得那么充满魅力的所在此刻却黯然失色,离我非常遥远和陌生。我含泪驻足凝视许久,慨叹此生已是无缘做顶天立地的解放军战士了。东北那个昼短夜长的冬季,冬夜回家的路很短,但我却踟躇在痛苦、无助、落寞和失意中,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。

因为没有了父母的监管,寄宿生的时期不觉间与几个爱打架闹事的同学走得近,最后连人人都能加入的红卫兵也没能入上,眼巴巴地看着同学们纷纷升学、当兵、参加工作,我却作为全班五十多人中仅有的五六个人上山下乡的知青之一,走上了先下乡后又上山的崎岖而坎坷的道路。还好此后浪子回头,人生虽无大的成就,却也算是风轻云淡、顺风顺水了。

当然,即便是长年在外,春节总还是要回家的。那个年代交通也不方便,回家过年需要火车汽车交替着倒车,到家时往往精疲力尽。但是,家里有父母,有兄弟姐妹,一年一度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情境是幸福的、难忘的享受。有一年的大年三十,四弟从遥远的俄罗斯赶回家,恰好是在大年初一零点的钟声响起之前两分钟迈进了门槛,兄弟姐妹顿时爆发出兴奋的欢呼声,已是古稀之年的父母自是惊喜得手舞足蹈,感动得老泪纵横。只要父母在,家就在,有家真好。

斗转星移,时光荏苒。过了许多年后,含辛茹苦的父母相继离世了。从此,每逢过年,我总是心生彷徨,父母在世时那个温馨的家显得是那么的弥足珍贵。现在,看着女儿一家三口人每年都高高兴兴地回到我和妻子这里过年,感慨之余,心中别有一番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。

时常驾车疾驰在辽阔的天宇间,每每播放那首萨克斯独奏曲《回家》,富有质感的金属的音色渲染优美的旋律塑造的心声,令我如醉如痴、回味无穷……

诗在远方,便应了远方的召唤;而每一次远行之后的回家,真好!



雪罩鼠年

李光彪(彝族)

鼠年除夕之夜,一场贵如油的春雨过后,想不到又迎来了一场瑞雪,大年初一起床,放眼山川,大地仿佛戴上一个白色的大口罩。

雪!白口罩的颜色。让我想起不平静的一月。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,就像长出翅膀,飞向四面八方。很快,我手机里的各种应接不暇的信息,几乎都是防控疫情烫人而又揪心的信号。

这些跨越千山万水、蝇蚊般飞舞的信息,给我一个不可掉以轻心的悬念:新型冠状病毒毒潜伏在身边,仿佛就是蚊帐外的蚊虫,就隔那么一层薄纱,随时都有可能钻进自己的身体。口罩成了紧俏的抢手货,药店没货,医院也买不到。女儿费了不少心思,很快从网上高价淘到几只,再三叮嘱我们要防护意识。

几天来,生活的空间被口罩压缩,变得越来越狭窄,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让我想起了那个缺医少药的童年时代。院子里二叔家的一个小兄弟因“出天花”病恹恹死了,还有邻居家的一小妹妹也发“打摆子”病夭折了。那时,母亲还经常给我们讲一个血淋淋的故事:村里有个和大哥同胎的家房姐姐,死于“肝肿病”,家人把她待葬的尸体停放在院子里,用脱谷子的竹篾罩住,第二天却不翼而飞,被狼叼走了。村邻乡亲们手握棍棒刀斧,浩浩荡荡向村后茂密的森林挺进,翻山越岭沿着血迹找到那位姐姐时,只剩血淋淋的尸骨和丝丝缕缕沾满血渍的衣服。全村人义愤填膺,发誓要扒掉恶狼的皮,吃掉恶狼的肉,接连三天三夜进山搜寻无果。后来村里的人再也没有见过狼,那个狼吃人的故事却流传至今。

中国有句古训叫“病从口入”。17年前发生的非典,今天发生的新型肺炎,据说都是因为人嘴馋吃野生动物引起的。人和动物原本是一个地球上的生物,都同在一个家园。人类从猎捕野生动物到驯养家禽六畜,已经进入了物质丰富的文明时代,并非食不果腹缺荤少肉。但是仍有利欲熏心之徒盗捕贩卖野生动物,也有豺狼虎豹般的食客,祸国殃民。

果子狸和蝙蝠这两种动物,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也曾见识过。每年秋天,柿子成熟,就会有果子狸攀上树枝偷吃柿子。在那个年代,一个柿子三分钱,关系到娃娃读书的铅笔和本子,家里的火柴针线,果子狸偷吃柿子,就像小偷掏了别人口袋里的钱,讨人怨恨。有一年,村里的猎手用狗夹在柿子树上扣到一只果子狸,全家人烫煨皮后吃了,后来猎手得了一种怪病,高烧不退,咳嗽不止,医治无效死了。从此,果子狸年年偷吃柿子,再也没有人惹它。只是现在乡村满枝头红红的柿子挂到寒冬腊月,没有人摘了,果子狸也早就销声匿迹了。

在家乡人的眼里,蝙蝠是怪物。每年夏天,全村人晚饭后,开会似的坐在那架村庄脊梁的石梯上吹牛聊天歌凉,蚊虫也开会似的一群群盘旋在人群上空,蝙蝠就叫着从空中俯冲而来捕食蚊虫。此时,有人就会惊呼怪物来了。有人说蝙蝠是因为某只不守规矩的老鼠偷吃了盐,就长出了翅膀。也有人说,蝙蝠是鬼神的化身,会说话,和禽类在一起,它说自己有四只脚,像兽一样凶

猛;和兽在一起,它说自己有两只翅膀,会飞上天空。因而对于蝙蝠这种禽兽连体的动物,乡村里没有任何人愿意招惹它。如果发现蝙蝠在谁家的墙洞里安家筑巢,主人家就认为是不祥之兆。

人类和病疫的抗争自古有之。20年前我在乡镇工作,有个村庄发现牛患了口蹄疫,为了尽快切断疫情,我们采取干部包村,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,全村50多头黄牛水牛,被赶到一个远离村庄的山坳里。怎样处置又是一大难题,问了好几个屠夫都说下不了手,无奈之下只好组织干部,把牛当作死刑犯逐一枪击。枪声,牛的血腥味,老百姓的眼泪,是我终身难忘的最悲壮的场面。14年前,一场闻名全国的狂犬病疫情在我的家乡爆发,一场史无前例的打狗行动开始,就引来了不少热议,有人骂狗,有人借狗骂人,众说纷纭。后来又遇上禽流感,鸡鸭鹅一度遭殃,为了防止疫情扩散传染给人,不得不杀鸡用牛刀,进村入户拉网式排查扑杀。猪的命运也是多舛的,近两年的非洲猪瘟,直接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盘中餐。

前几年,我在林业部门工作,曾参与过濒危物种绿孔雀栖息地遭到破坏的环保督察整改;曾参与过对自然保护区内矿山、砂石厂、风电厂等破坏生态环境的各种违规整治;也查处打击过不少盗捕贩卖野生动物的案件。想起这些历历在目的往事,回望走过的历程,一部部人类与动物相依共存的发展史,一幕幕人类与动物较量的惊心动魄的场景,一次次人类与瘟疫博弈的抗争,让我思考,究竟是人类养育了动物,还是动物养育了人类?

猝不及防的疫情再次向人类敲响警钟。我从手机里看到那些戍守边关的战士、值守新闻媒体的记者、医院值班的白衣战士、送快递的小哥、守护平安的警察、守护家门的保安,看到有人彻夜不眠,有人奔赴前线,有人捐款捐物……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,我们见证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民族精神,我们看到了新时代最可爱的人……

我所居住的滇中楚雄,从城市到乡村,从乡村到城市,疫情的防控在有条不紊地展开。年的味道仍在张灯结彩的气氛中弥漫,辞旧迎新的爆竹声此起彼伏。不知不觉就到了大年初七,又一场春雨降临,像一次次彻底的消毒杀菌,大地洁净,草木清新,小区里的茶花、玉兰花、炮仗花,像春的信使,争先开放。最抢眼的要数池塘边那棵樱花,一树火红,一片星星点灯,宛若怒放的烟花,在春的枝头燃烧。

祈祷和祝福我们的祖国安康。

始料未及的肺炎疫情,恰逢己亥冬与庚子春交接,期间我经历了一次远隔千里的死别,不免对无常人生慨叹万千,在居家隔离的日子里有了更多思考和领悟。

从我们的日常习俗或习惯说起吧。

国人对于日期的复数形式普遍比较敏感,如正月正、二月二、三月三、五月五、六月六、七月七、九月九等,均为民间的重要节日。对于年龄的复数形式,同样比较敏感,如四十四剪刀吃、五十五指头数、六十六掉块肉、七十七喜中吉等,有好的说法,也有骇人的隐忧。包括这次肺炎疫情,就有人将其与十二生肖的轮回联系起来。还有人把“2020”拆成两半,喻为“爱你”成双,献给一线的医护人员。

这些和钝角有什么关系呢?

有关系。如果把人的一生当作一个平角或者圆角,预设一个顶点,那么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,人生的起点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,缓缓地撑开一个锐角,从0°到1°,从1°到10°,从10°到90°,从90°往慢慢跌落到地平线上,好比比太阳落山和人生终结,刚好是180°的平角。沿着顶点在地平线以下再转一个180°,就又回到了东边,开始新的升起和轮回。地平线以下的运动,好比人在另一个世界的行走。

有人可能会说,为何不用钟表来形容?我说,不一样。

关于“角”,在几何学里的表述是这样的:指从一点引出两条直线所夹成的平面部分。万物皆从零开始。如果可以称之为0°的角,那一定是两条线的同向重叠形成的。如同双手合掌,祈求生命的降生;如同含苞的两片花瓣,静静地等候一朝绽放。所谓0°,并非没有之意,而是一种沉淀、孕育、力量聚集和蓄势待发。初生的那声啼哭,就是从“0”破壳而出。

从0°往上撑开,最初只是一条缝,一个针尖或麦芒的度数,犹如黑暗中释放的一线微弱纤细的光芒,东海之上初红的曙光。这个角度如此之小,几乎毫无容量。但如果将两条射线无限地向外延伸,它的容量其实也是无限增长的。这两条射线,就是父亲和母亲,他们赋予的爱,从一开始就无限。父母之爱,可容纳全世界。

随着角度的张开,撑大,能接收和吸纳的光亮和事物也愈来愈多。但角度仍然偏小,视野不够开阔,格局不够广博。那个尖尖角,可以自卫,也可以

张开99°的钝角

吴昌仲(侗族)

伤人,恰如我们懵懂的青少年时代。棱角分明,自以为是,不懂装懂,盲动盲从,偏执叛逆,听不进劝,吃不得苦,容易去爱,也容易生恨。

当锐角撑开成90°的直角,太阳正好在头顶上方。曾经的锐角已变得方方正正,不再锋芒毕露,如佛前张开的双手,自觉接受菩萨的护持加被;如绚丽绽放的花朵,自然感应阳光雨露的恩泽。

往西偏移,超过90°,就变成了钝角。开口越大,包容度和容量也越大。头顶的一片天越来越宽阔,风霜雨雪、日月星辰,都涌入怀中,坦然接纳。曾经尖刻的角,变得愈加钝了,甚至圆润起来,再也伤不了人;这钝,钝得糊涂、钝得快乐。开怀拥抱这个季节,就像一朵盛开的地涌金莲,简约大气,慧慈清新。知道要常回家看看,孝母顺父,相妻教子了——尽管迟到了那么一点点。

当两条射线连成一条直线,与广袤无垠的地表重合之时,便可俯视上方无尽的苍穹,贴背聆听底下未知世界的神秘之音。

以90°为界,人生的角度分两段。90°之前的锐角,是负重前行,不停地拿起;90°之后的钝角,是放下包袱,轻车简从。人这一辈子,犹如从0°开始,艰难撑起一线微小的锐角,逐渐扩成90°的直角,再慢慢张开成一个钝角,最后在棺材里躺直,埋进土里,头、身、脚三点一线,与地平线重叠,走完180°的一生。

人生的除法,分母永远无法改变,大家殊途同归;分子无常,各有各的定数。如果用180°除以80岁,平均一岁是2.25°。人到40,就是90°的直角,这时回想锐角的来路,展望钝角的去路,不必太为生死、得失感到迷茫和困惑。正如奔赴武汉前线支援的医疗队员,无论年纪大小,都已越过90°,真情勇且进、大爱慨而慷,逆行的身影如此美丽。

七十未老,百岁可期。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医疗水平的提高,身边八旬以上的老人越来越多,我家祖母已九十有余,心态比孙辈们还好,五世同堂即将变成现实。而我和我的朋友,正在加速靠近复数形式的年龄44,成了那个日渐逼近的99°钝角,并朝着55.66.77.88走去。不管你愿不愿,这个钝角已然张开,踩着无声的节奏,义无反顾地朝180°走去。

坚守本分,莫负韶华;生老病死,无常即常。善待人生的每个2.25°吧,开怀拥抱这个世界。